

續

禮

記

集

說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

內則

朱子曰此古學校教民之書蓋古經也

張氏怡曰此篇專主教家者言故名內則然非在人
上者命官垂訓下民何能知而由之故首冠以王命
冢宰降德

芮氏城曰內則百禮之根莖也其教備于男女之始
生自孩提稍長能食能言以至就傅姆教無日而非
禮也若是庶可稱孝乎曾子曰孝子之身終非終父

母之身終其身也夫人能終身不忘孝則賢人君子之名不立可矣若夫內行不足而外取色莊斤斤于辭讓溫恭習儀以亟而由曰隆禮由禮直謂之不知禮可也

姚氏際恆曰此內字兼男女而言篇中于二十而冠曰內而不出則卽此內字義也此篇足與曲禮相輔而行曲禮之文精練內則之文鬱勃皆三代之遺也篇中多詳飲食之制或者因是而少之非也此正教孝之大者也王制云六十非肉不飽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飽蓋六七十氣血已衰必藉此血肉之物以

補虛益羸是肉食誠不可離而求盡其燔炙膾切調和烹飪諸法以悅其口而養其體者端有賴于子若婦矣至于稻米漿飲餌菜之屬其揀擇方法又不待言也檀弓菽水盡歡之說此墨者以薄爲道不可訓

世詳本篇

使示以內則之篇能無慙然自失者乎昔孟

子論曾子爲養志曾元爲養口體要之養志大孝也養口體亦小孝也苟但以菽水爲養曾養口體之不若矣雖然養志與養口體皆曰必有酒肉則養志亦必藉養口體以見而此篇爲教孝之大又何疑哉昔源子讀內則至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

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湯請澣足垢燂湯請洗而又曰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與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曰嗟乎此真孝經也世有爲人子者能竭其力如此哉能視聽于無形與聲如此哉世傳孝經率膚語爾世人貴耳賤目循名忘實類如此不孝壯失父母亦非幼矣回念實愚無知也及稍有知而父母已不逮事讀內則一篇輒不覺其淚之滂滂也亦願世之讀內則者及父母之存毋忽焉凡內則

所言事父母之事皆人情之所最難而不肯爲者夫
爲人所難能斯所以爲孝也予嘗欲摘取內則去其
非事親之文以爲孝書俾人人習讀是固皆切實可
行非同膚詞泛說雖不能盡法然必有以感發其天
良而不能自己者此其爲益良非淺矣第世無從予
如何如何卽以是爲孝經亦奚不可者宋人于禮記
摘取大學子摘取內則未知孰爲優劣也

石梁王氏曰此篇于曲禮之儀爲多

陸氏奎勳曰其文雖雜然必周代之書中多詭字註
疏亦多曲解今略正之若蠲范宛脾之類去古浸遠

未敢強爲之說

姜氏兆錫曰疏謂闔門之內軌儀可則故名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厥兆民

石梁王氏曰書說命后王君公后王猶言君王蓋天子之別稱也舊註分后王爲天子諸侯甚無意義

王氏應麟曰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

姚氏際恆曰首二句乃後人妄加也其文義與本篇

絕不相類此正如後世文章家作冠冕冒子自是後人見識古人決不爲此也蓋緣篇中多詳飲食之制周禮豕宰皆剽竊之而後之崇尚周禮者妄加于首以見與內則相符合耳今爲拈出將來巨眼者自能辨之必不以愚言爲謬也燕義首章亦與此同說詳彼處又鄭氏因周禮司徒掌教豕宰不掌教故謂此豕宰爲諸侯豕宰爲司徒兼職作如是之曲解不知周禮飲食諸官正屬于豕宰鄭意不及耳後儒徒辨其釋后王豕宰之謬更不知其種種之由也

姜氏兆錫曰降下也豕宰掌建邦之六典教典雖司

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降德教于民者歸之也此全篇之總詞

方氏苞曰司徒掌邦教而內則使冢宰布之者冢宰掌王后之內治六宮之陰禮王后世子之服羞故兆民之家禮亦使布焉不曰敷教而曰降德者凡子婦孝敬之事皆王后世子所躬行而以爲民則者也

李氏光坡曰此篇所陳與周官冢宰相表裏可見飲食男女之防先王所以議道自己而錫福于民舍是無大者吾人似宜體造端立本之精意以求其有益后王王后文義之末恐是非不在此

齊氏召南曰王氏曰注分后王作兩字解不通書說
命后王君命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別稱也鄭注皆
非記者本意但据周禮太宰掌建王之六典則教典
在所兼統如此亦可解鄭分天子諸侯甚無意義按
孫炎王肅以君王解后王甚為直截何得以冢宰不
司教即疑為諸侯之卿乎孔疏曲護鄭失亦非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綬纓端鞶
紳摺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

管籥大鬴木燧信履著綦

盥古玩反漱所救反徐素邁
反下同櫛側乙反縱所綺反

笄古矜反纓于孔反髦音毛纓耳佳反鞶音必紳摺申
摺音晉又音薦笏音忽紛芳云反或作紛帨始銳反觶

許規反本或作鑄燧音遂捍戶旦反遷時世反徐作
滯偏本又作幅彼力反履九具反綦其記反下同

彭氏汝礪曰大鵬解大結當亦用象骨或用鹿骨木

燧榆棗桑柞槐之類

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
之于上如假帶然

姚氏際恆曰紛紛鄭氏謂拭物之佩巾固是但于紛
字不加詳按顧命元紛純孔註云紛即組之小別則
組亦織類紛紛幌謂組織之幌云爾後儒疑為二物陳
用之謂自巾言之謂之紛自拭物言之謂之幌陳可
大謂紛以拭器幌以拭手皆臆說郝仲輿謂紛即幌

尤混觸鄭謂象骨爲之按上古製物多用牛角故字
從角至三代始用玉今世傳古玉小觸多有之未有
象骨爲者玦有數種一爲平時所佩以取決斷之義
莊子曰佩決者事至而斷是也一爲著于右手大指
以鈎弦開弓體者卽詩決拾之決其制又別今世傳
古玉名指機決是也一爲大戴記曰得玦乃去其所
指乃今世傳古玉如環而中斷者是其物俗又名裂
也此是以上二玦非裂也裂則不當佩矣擇未詳鄭
謂卽決拾之拾恐臆說管未詳鄭謂筆彊尤無据按
彊說文弓弩耑弦所居也非筆所用且古未有筆筆

卽刀也不知其所謂筆者刀乎抑毛穎乎亦未詳悉也
也禮未詳鄭謂刀鞞亦未可信經傳言刀鞞卽曰鞞
未有言禮者郝仲興謂禮通按禮音逝璠音付郝
必以璠音斝故云耳尤可笑金燧木燧皆取火物其
金燧又可鑑容但必用二燧未詳鄭執周禮司烜夫
遂取火于日遂以金燧爲夫燧不知周禮夫遂卽鑿
內則木燧也詳本書且周禮亦謂夫遂取明火于日鑿
取明水于月以其祭祀之用與此取火以供日用者
不同安得牽合之皇氏因附會爲晴用金燧陰用木
燧按論語鑽燧改火但言木燧則陰晴皆用可知若

是又何必金燧耶

朱氏軾曰縱同纒士冠禮賓將加冠先正纒蓋以韜
髮承冠也疏云縱訖加笄笄訖加總者意縱用布六
尺疊之如帶以韜髮四周露其中爲髻髻結也結結
髮而盤于頂也結必先韜者韜髮四周乃可斲其餘
而盤之故曰韜髮作髻笄今簪也旣作髻乃以簪貫
其中而固之又裂繒爲總以束所結之本亦以周之
也先結後總者欲垂其餘于纒外以爲節也髻以髮
爲假髮髻加于冠註謂象幼時髻形以示人子雖長
不忘孺慕也髻垂也子生三月剪胎髮留囟門十字

不剪謂之羈角漸長則垂于前故曰髻髻似髻非卽
髻也劉氏云以胎髮爲之而加彩飾不知何據頂氏
謂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此說近是今
婦人裹額另以黑緇爲團綴其中是猶髻之遺意歟
然其制鄭孔時已無聞無庸強解遶刀鞘也管訓筆
彊其制未聞意古人以刀爲筆彊則所以繫束之也
偪訓行滕滕約也約束其足以利行詩所謂邪幅是
也綦言著謂以綦著屨而繫之也或云約非是

陸氏奎勳曰紛帨雜色之帨也金燧可以鑑形不但
取火

姜氏兆錫曰盥洗手漱滌口也櫛梳也縱以黑緇韜髮作髻也笄橫插之以固髻也總亦緇爲之束髮本而垂餘于髻後爲飾也髦用髮爲之象幼時剪髮爲鬢形也拂振塵也纓者結于項下以固冠綏者其餘之下垂者也數者櫛爲先櫛訖加縱又加笄加總然後加髦著冠此其次也端元端服也衣用緇布裳則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也鞞以韋爲之鞞之言蔽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備濡瀆在冕服謂之鞞他服則謂之鞞也紳垂帶也搢插也數者服元端著鞞又加大帶而插笄于帶中亦以次也

項氏曰鬻者以髮爲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連
雙髻橫繫額上是也佩用謂佩以備用也左佩六紛
峴皆巾名紛以拭器峴以拭手也刀小刀礪礪石也
觶以解結狀如錐象骨爲之小觶以解小結也金燧
以取火于日也右佩亦六玦射者著于右手大指以
鈎弦而闔弓體也捍亦名拾韜左臂而收袖以利弦
管筆彊遘弓室也大觶以解大結木燧以鑽火于木
也左所佩多陰柔之意右所佩多陽剛之意蓋義取
相制亦如徵角宮羽分配之類與偃卽詩所謂邪幅
也自足至膝偃束其脛故名偃也綦屨頭飾也周禮

所謂紉也著猶施也

方氏苞曰櫛縱笄總朱軾日以縱韜髮四周乃可豎其餘而盤之

齊氏召南曰在首則櫛髮加笄加總拂髦著冠結纓垂纓在身則服元端著蹕加紳措笏佩用在足則縛屨納屨著綦各以次第施之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繫表大觶木燧衿纓綦屨

司馬氏光曰孫及孫婦事祖父母並同

陳氏選曰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之

姚氏際恆曰繫鞶通按下云男鞶革女鞶絲鞶本以皮爲之後用絲又作繫纓有二曲禮云女子許嫁纓此纓是笄上所垂之飾卽如男冠綏纓也此許嫁之纓也此云衿纓下云男女未冠笄者衿纓此衣之纓也女子未嫁已嫁及男童皆有之鄭氏謂此爲示繫屬主許嫁之纓言非矣故陳用之駁之以爲許嫁之纓旣嫁夫說之無所復用是也陳可大謂纓爲香囊尤誤下云男女未冠笄者衿纓皆佩容臭卽今香囊也使纓爲香囊則容臭又是何物乎

姜氏兆錫曰衣紳謂元端綃衣上加以紳帶士妻之服也箴管箴在管中也線縷纒絮也繫裘囊也以貯箴管線纒故施之也衿纓未詳註曰婦人有纓示有繫屬也陳氏曰衿結也纓香囊也今按曲禮女子許嫁纓示繫屬于人也而此下文男女未冠笄者亦衿纓則其非女子許嫁之纓亦明矣且此男女未冠笄衿纓之外別云皆佩容臭則其非香囊亦甚明而訓衿爲結考之爾雅字書之屬又無其釋也然則義將安在乎玩子事父母冠服佩偪屨之序以上下相次而此衿纓與偪相當疑是施于下體之服名但無可

考核耳或曰爾雅衿謂之襜佩衿謂之褱注云衿者衣之小帶褱佩帶之下屬也衿蓋帶之屬其垂下者爲纓婦飾異于男故男偪而屨女衿纓而屨而幼節初無有異故男女皆以衿纓與其說稍通姑存以考之

齊氏召南曰箴管陳澹曰箴在管中也按注言施槃表明爲箴管線纊有之疏言明爲四物矣疏似解箴與管各一物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瘠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

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
 柔色以温之醴醢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梁秣惟所欲
 棗栗飴蜜以甘之葶苴枌榆兔蕪滫瀡以滑之脂膏以
 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煨本又作奧同於六反
 苛音何癢以想反撮素
 刀反少詩召反奉芳勇反長竹杖反後皆同温本又作
 蘊同於運反饋之然反醢羊皮反芼毛報反蕡字又作
 膺秋云反秋音述飴羊之反葶音謹苴音九枌扶云反
 免音問蕪苦老反滫思酒反瀡音醜滑胡八反以膏古
 反報

陳氏選曰問衣之煨將減之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也

陳氏澔曰蕡大麻子滫說文久泔也滫滑也滫瀡滫

之滑者也 又曰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

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
物之詳也

姜氏兆錫曰總承上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而言也苛
疥也抑按搔摩也奉水者水在器奉以實于槃也温
猶禮器温之至也之温謂以柔順之色承尊者之意
若藻藉之承玉然也饘厚粥醢薄粥也芼羹以菜雜
肉爲羹也蕡大麻子秫黏稷也米造曰飴蜜釀曰蜜
堇菜名苴似堇而葉大枌似榆而色白兔新鮮者薹
乾陳者言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米甘曰滫滫滑曰
澶澶者爲脂釋者爲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調和之味

也

陸氏奎勳曰免字乃鮮字之訛滫瀡卽糝洩謂瀡爲滑非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

佐長者視具

冠古亂反朝直遙反下而朝同

陳氏澔曰昧晦也爽明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

張氏怡曰未冠笄未任養老之責然問視已習孝養之道迨其任事不患不中矣

姚氏舜牧曰自童子時已習于孝養之事矣

姜氏兆錫曰總角謂總其髮而結以爲角後文男角女羈是也容臭香物可助爲容飾者註曰佩容臭爲迫尊者朱子曰恐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陳氏曰不佩用者示未能卽事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歛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姜氏兆錫曰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歛之不以私褻示人也方氏曰必歛枕簟則以晝夜異所故也各從其事若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乎內之類

方氏苞曰斂枕簟者正晝長者或欲自偃息少壯則

不得晝寢故晨興而斂之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以上或作己上上時掌反後仿此朝直遙

反

陳氏澹曰慈以旨甘者謂敬愛其親以旨甘之味致其愛也

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狎之道問安視膳苛癢抑搔不簡之道

姚氏際恆曰父子異宮鄭氏曰崇敬其說未明從來

解者皆以爲父與子異宮非也古人聚族而居凡疏者異宮親兄弟皆同宮無異宮者況父子乎此所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者以命士以上其祿豐厚宮室可廣兄弟之子繁多凡爲父子者皆得異宮以處故曰父子皆異宮也謂父子皆異宮實則爲兄弟異宮父子同宮耳彼誤認爲父與子異宮者昧皆字之義矣又按喪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此正明父子皆異宮之義注疏執禮解禮多不合此

宜執儀禮爲解而顧昧之何耶張子厚雖亦引此爲說然其旨仍是前說也命士以上昧爽時有朝君之事此云昧爽而朝亦是立箇方法如此及凡非朝時及家居者言耳

朱氏軾曰雞鳴盥漱不必遂至父母舅姑之所也劉氏謂貴子昧爽始朝後于羣子謬甚又云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趨其職夫由家趨朝辨色已至不知所謂昧爽朝親者又何時也且鷄鳴昧爽記禮者甚言其早耳若寢門未啟老人方安穩恬睡而羣子婦相率畢至驚擾囉聒可謂孝乎況舉家皇皇披戴星月

終年如此休息無時保無勞且病乎先王制禮本乎人情何至苦人以難若是讀禮者慎毋以詞害志也上文飭蜜膏滑已是旨甘劉云不有旨甘何異無祿亦非

姜氏兆錫曰異宮以崇敬也程子曰愈貴則愈嚴也方氏曰辨則敬同則褻故坐不同席居必異宮也慈猶愛也謂以甘旨致愛也晚朝爲夕

方氏苞曰子爲命士則宜與父異宮以治公事僚屬朝夕講肄于父起居之適親友之交必有闕也若父爲命士則子無爲異宮設有子眾多安得每爲人別

爲之宮乎 又曰昧爽而朝以下乃凡爲子婦者之
通禮也若命士以上則同宮者辨色而入君朝其自
家出正當昧爽時宜先朝于父母若父母未寤則問
安否于御者而行羣子婦以時進旨甘卽異宮亦然
退朝乃歸侍也凡耆老多好早起若無子婦在旁則
所求難致故初起必以雞鳴爲度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
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斂簞而禡
之奉上聲下
同禡音獨

陳氏選曰將坐奉席亦長者事斂席以下皆御者事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姜氏兆錫曰坐席曰坐卧席曰在坐卧異席同名也
牀謂安坐之牀也御者侍者也設坐席則問面何向
設卧席則問足何趾卧而起則或執牀以與之坐或
舉几以爲之憑其卧之上簟下席則斂之衾則束而
懸之枕則篋而貯之簟復澗而韜之坐寢唯時少長
有禮無不敬也

方氏苞曰夜卧有常所有定向此晝卧也席與牀卧
具也坐與几備其時起坐而憑之也老者唯所便安
卧起無常故有此禮 又曰晝卧無常處故起則懸
衾篋枕斂簟而襴之以是知長者夜卧之枕簟無懸

斂篋襪之法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近

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音敦

唯牟
登同

姜氏兆錫曰傳移也謂有常處不移置也近邇也敦

牟皆盛黍稷之器卮酒器匱盛酒漿之器恆常也非

餽餘無敢用其器及飲食其物皆敬也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既食恆餽父沒母存家子

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朱氏賦曰恆餽者每食必盡餽也

姜氏兆錫曰恆食常食也佐餽者當餽而勸之食也
恆餽者已食而食其餘也御侍也如初加父在時也
豕子必侍者子事母之道而止于侍者豕子帥羣子
之禮也

方氏苞曰尸賓之食必侑朝夕恆食無所用侑子婦
在旁時其溫涼節其多少皆所謂佐也 又曰父沒
母存豕子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豕婦不與者主饋
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
降出入揖遊不敢噉噫噓咳欠伸跛倚踣視不敢唾痰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擐藝
 衾不見裹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
 灰請澣衣裳綻裂紐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
 具沐其間面垢燂燔請醜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
 貴其帥時唯干癸反齊側皆反噤于月反噫於界反噫音帝咳若愛反欠邱劍反伸音申跋彼義反
 睇大計反唾吐卧反涕吐細反漢他計反與涕同袒音
 但裼思懸反擗居衛反見賢遍反垢古口反漱素侯反
 澣戶管反綻字或作綻直竟反紐女陳反箴之林反
 綴丁劣反又丁衛反燂詳廉反潘芳煩反醜音悔

吳氏澄曰有命之謂或呼之或問之也呼之則應唯
 而不敢諾問之則敬對而不敢慢或進而趨尊者之
 前或退而去長者之側其周迴旋轉容顏皆謹慎而

卷五十一
不肆齊一而不一堂階或升或降室戶或出或入舉
手爲容曰揖舉足行步曰遊當此六者之時皆不敢
有噉噉等類不恭之事

陳氏選曰揖謂進而前其身畧俯如揖也遊揚也謂
退而後其身微抑而揚也

陳氏澔曰噉嘔逆之聲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
爲跛依物爲倚洩自鼻出者

姚氏際恆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玉藻曰裘之裼也
見美也卽此袒裼之義謂有敬事始裼以見美否則
父母之前不敢爲容飾也曰袒裼者連袒爲辭耳朱

仲海謂父母之前不敢袒裼裸裎敬事如習射之類
按習射不可謂敬事且安有人子袒裼裸裎于父母
之前而煩告誡者哉

姜氏兆錫曰唯應之速也敬對之謹也周回旋轉也
慎恪齊莊也升降以階言出入以門戶言揖謂進而
前其身畧俯如揖也遊揚也謂退而後其身微仰而
揚也說見玉藻噦嘔逆聲也噫嘆聲莊子所謂噫氣
也噫歔噫詩願言則噫是也咳嗽聲也此四者聲不
敬也氣乏則欠疲則伸偏任爲跛依物爲倚傾視曰
眴視此五者容不敬也口出曰唾鼻出曰洩此二者

聲與容皆不敬也衣寒而襲體癢而搔非敬事而袒
裼非涉水而揭裳褻衣衾而見裏此五者皆事不敬
也不見謂刷除之不使見也輕曰漱重曰澣皆洗也
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以線貫箴爲紉燂温也其間
謂五日三日之間無常時也潘浙米汁也醕洗面也
上節以敬言此節以愛言也帥循也時是也子事親
如是而事長事貴循之也此章言事父母舅姑之屬
之禮也

方氏苞曰尊者之側退周旋固當慎齊至升降于階
出入于門或見同等而揖或從尊者而遊亦無在而

不慎齊也 又曰退襲而復進侍也不敢當父母舅
姑之前而襲于寢亦然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
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
共漚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
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
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
右女子由左

篚非尾反漚彼力反本又作
漚嘯注作叱尺失反今如字

陳氏澹曰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嘯
嘯爲叱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乎續如本

字爲是

姚氏際恆曰男子入內不嘯鄭謂嘯爲叱兼有隱使也疏謂如有姦私不以言語顯使人但颯叱而已陳可大曰嘯爲異聲駭人之聽聞故家庭之間不可鄭讀嘯爲叱不如本字爲是如有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愚按不嘯不過謂不可異聲駭人之聽聞此義已足鄭說固非陳說亦有誤處嘯爲蹙口出聲不定爲高聲也後世云長嘯乃始長而高矣鄭改爲叱者必誤以嘯爲高聲也陳駭鄭謂不可改爲如有非禮安得不叱以儆之鄭所謂叱者乃隱使人也陳誤

認爲呵叱之叱又足笑也

朱氏軾曰男女之別夫婦猶然非專爲妨淫邪也喪祭得相授器所重在喪祭他禮少殺也 又曰此節謂姑姊妹之屬

姜氏兆錫曰坐跪奠置也男正位乎外故不言內事女正位乎內故不言外事唯喪祭乃以器相授者祭嚴肅而喪哀戚無他嫌也其非此而相授則女必受之以篚蓋以篚受器而授人與受于人皆是道也否則授者跪置諸地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也按女受以篚蓋以篚受器而授人與受于人皆是道也舊或

謂女必執篋使授者置之篋中則女止有受而無授
失相授之義矣。溲浴室也。內外以地言。男女以人言。
方氏曰：言內外則男女在其中矣。而于衣裳特言男
女者，以男女異制，尤不可通故也。不嘯，不指，先孺謂
嫌有隱使也。凡事當以言語處分，或有隱私，但嘯指
諷之而已。故入內，嚴之也。擁，猶障也。由右由左，見王
制。此章言內外男女之禮也。

方氏苞曰：其無篋則皆坐，皆當作背坐，當作立，不相
授器以遠嫌也。若皆跪則轉使迫而相向之久，其義
何居。又曰：特言男女別于內外也。寢席之類，獨內

外不通衣裳則雖夫婦不通也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浙江書局刊

瑞 清校

孫祖燕校

許碩儒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內則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飲於鳩反食音嗣耆

市志反

應氏鏞曰此非故爲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于親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

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姚氏際恆曰子婦孝者敬者此提語謂子婦孝者敬者當如下文所云也又對下子婦未孝未敬而言鄭氏解爲恃孝敬之愛殊迂旣逆與怠矣父母尙以爲孝敬而愛之乎表外示之意不表禮謂不外示以禮貌也

朱氏軾曰不表禮註謂不表其失禮子猶可也婦出而不明其罪何以服父母乎且使無故放出者得藉口禮文而以無罪爲有罪又何以訓乎或又謂表禮

二字平看謂不表其惡亦不加之禮也雜記諸侯出夫人至于其國以夫人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有司陳器詎曰無禮等于僕隸之斥逐乎愚謂不表禮者不表著放出之禮也放出之禮維何告之宗廟告之族黨鄰里曰是不足以承家放之無使復也不如是者冀其悔而不忍終絕也

姜氏兆錫曰勿逆以心言勿怠以事言嘗而待服而待皆俟尊者察其不嗜不欲而改命之乃敢置之藏也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既爲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人代爲已雖不欲其代然必順而姑與之而姑教使之

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爲之也 謂雖甚愛此子婦
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爲之而寧數數休息必使終
其事而後已不以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庸
用也怒譴責也不可怒責之不改也如是雖放逐其
子出棄其婦不爲過矣然不明禮以著其罪者示不
終絕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
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
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眞氏德秀曰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

孝敬之外豈容有一念雜一息忘乎

姚氏際恆曰論語數言耳將來寫得鬱勃淋漓如許
姜氏兆錫曰疏曰熟諫謂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
此章言事父母舅姑與待子婦之禮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
不衰

黃氏震曰婢子古說謂婢之子則與下文庶子意重
合如曲禮之婢子直言婢耳

陳氏澔曰沒身終身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于犬
馬盡然而況于人乎

姚氏際恆曰婢子鄭氏謂所通賤人之子非也婢子
卽女婢之通稱曲禮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左傳
秦穆姬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檀弓陳乾
昔曰使吾二婢子夾我是也此婢子乃是父母平日
憐愛之傳婢沒後無子而弗嫁者也謂此婢子及庶
子庶孫此三種人俱爲父母所甚愛雖父母沒必沒
身敬之不衰焉若庶子之母自爲庶母敬之不待言
矣卽父妾之無子而弗嫁者敬之亦不待言矣自古
正室之外凡所生子不論妾婢皆名庶子經傳從未
聞于庶子之下別有婢子一等也曾是既有子而尙

稱其母爲婢者乎母以子貴之義安在矣且如其說
本文何爲列婢子于上庶子于下乎無一可通嗟乎
鄭以閭閻細民不知禮義之稱而以解先賢之禮真
足貽笑千古矣

姜氏兆錫曰婢子賤者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
身也

方氏苞曰婢子侍女也陳乾昔命其子使二婢子夾
我朱軾曰大夫二妾士一妾有定數外此曰婢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
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姚氏際恆曰家庭瑣事寫得委曲如許文心精妙不獨立義之嚴正也此等不必定有其事皆寫意法此與上不欲食必嘗而待不欲衣必服而待皆人情之所最難而不肯爲者能之所以爲孝也

朱氏軾曰大夫二妾士一妾皆有定數有餘于定數之外者則婢也

姜氏兆錫曰由舊謂自也不敢以私愛違親故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此章之言未免少偏如舜之

父母未必說一女則將出之乎若婦犯淫妬諸惡縱容之亦禮之不衰乎予謂此執禮以求之之過也記文之意只是矯人情之私妻子而不顧父母者讀之不覺通身汗下此言其常若其變則自別有以處此豈得泥乎

姜氏兆錫曰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一無子二淫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三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前賤貧後富貴不去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

姚氏際恆曰此孝弟爲仁之本註腳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事父母至于沒身不衰之意也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介婦請
于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于介婦舅姑若使
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友依注
如字

陳氏澹曰介婦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敵
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于尊者不敢並出
命于卑者蓋介婦當請命于冢也坐次亦必異列

徐氏師曾曰介婦不請于姑而但請于家婦明有統
且懼瀆尊也

張氏怡曰年老博家事于家婦姑之道也每事必請
于姑毋怠不友無禮于介婦家婦之道也毋敢敵耦
于家婦介婦之道也婦性多妬閨門之內婦孝姑慈
家介相得則家無不理矣

王氏曰友當作敢

姚氏際恆曰不友無禮于介婦承上母字言謂家婦
不可恃其尊而不友愛以無禮于介也毋敢敵耦卽
領下三不敢之義鄭氏以敵耦爲掉磬非陳可大以

敵耦爲欲求分任勞逸而以下三不敢另講亦非
朱氏軾曰敵耦謂相抗不敢並行三事不敵耦之目
也

陸氏奎勳曰友乃有之訛也

姜氏兆錫曰長婦曰冢婦眾婦曰介婦老猶吾將老
焉之老謂傳家事于長婦也然長婦猶不敢專故祀
賓必稟命焉以帥眾婦也 使以事使之也毋禁止
詞友作有古友有通用石梁王氏謂友當作敢劉氏
訓友爲愛味文義並非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
當卽自任其勞而毋怠不得怨介婦不助已而有無

禮于介婦也 劉氏曰敵耦者欲求分任之意也言
舅姑若以事使介婦則介婦又當自任其勞不可謂
與冢婦爲敵耦而欲與均勞也 又言介婦與冢婦
非唯任事毋敢敵耦而已方且行則雁行命則請命
坐則降坐而一切不敢並也命謂命于卑者此章言
介婦冢婦相待之禮也

方氏苞曰疏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與
則字義不協當以慶源輔氏不以年計之說爲優舅
沒則姑老蓋使子專之而婦從其夫也先王之制有
家其嚴如此況國政而可寄之婦人哉此古者冢宰

攝政之制所以非後世所能及也

齊氏召南曰按此注意是言冢婦分尊故眾婦無禮可不友之然解說甚曲劉敞云使以事使之也毋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于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按此則本句當連上毋怠陳選曰言舅姑以事使冢婦既不可怠于事又不敢恃舅姑之命而無禮于介婦也

任氏啟運曰此諸婦尊卑統承之禮高愈曰妯娌不和由冢婦自恃其尊而蔑視眾婦眾又不肯相下而

抗衡家婦易稱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家道之朕多起于此故先王防之特加詳焉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茵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姚氏際恆曰一賜而曰如新受賜曰如更受賜曰請其故賜描摹工妙佩帨茵蘭貼婦人用物亦雅

朱氏軾曰陳氏故字句亦通

陸氏奎勳曰故乃姑之訛也

姜氏兆錫曰貨財貨也畜畜物也器器用也或賜之私親兄弟之屬也蒞蘭香草如新受賜者受之親反受之已也如更受賜者獻之親更賜之已也待之待尊者之乏也復請其故謂以與之之故復請于舅姑也雖藏于私室亦必請之而許然後取以與之也此言爲婦之禮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服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

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于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適丁愿反齊側皆反

朱子答李晦叔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有相去遠者則兄設主弟不立主只于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

萬氏斯大曰族人于大宗不定是兄弟或尊爲祖父行或卑而爲子孫行彼爲宗子卽當宗之故雖宗子

爲吾之子行或從弟猶當歸器物以奉之不敢以卑
幼而忽之也子弟且然況父兄乎必獻其上就尊行
爲宗子者言子弟不可言獻故曰歸

姚氏際恆曰子弟猶歸疑有誤字不必強解

朱氏軾曰葛氏謂子弟指宗子之爲子弟輩者則必
獻其上又指宗子之尊于我者愚意獻猶歸也歸獻
宗子之物必選上者而後自用其次于宗子之卑幼
者猶然其于尊者不待言矣如此解亦通

姜氏兆錫曰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于是小宗也
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宗婦謂大宗也以寡約入不

敢以富貴入其家故也 猶舊謂若也加高也謂子弟中若以功德顯榮蒙上歸以器服等物則必獻其上者于宗子而自服其次者若非宗子爵當服用而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以入其門入則是以富貴加而高之矣此于父兄宗族皆不敢況宗子乎賢猶善也宗猶尊也獻牲之善者于宗子齋戒往祭以致尊敬而以其次者私祭所親也此章言待宗子之禮也

方氏苞曰上節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謂大宗也此別言子弟者謂其祖禰以別于大宗也大宗宗子

之家不敢眾車徒以入而已器服車馬不先獻也若
弟子適兄諸子于世父則人有饋不敢私焉非所獻
不敢以入焉蓋恩近而義隆且同居未嘗異財也上
節曰宗子之家此曰宗子之門者同居而異宮故獨
言門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則大小宗之所同
也蓋總結二節之意 又曰適子庶子始爲士大夫
而欲致敬于大宗之祖廟則必獻上牲于宗子使主
其事而夫婦往助焉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
尸之有齋季女蓋謂此也終事而後私祭者以得致
敬于大宗之祖廟爲榮而歸告其祖禰也若祖禰常

祭已所得專不必告于宗子知必適于庶子爲大夫
士者非大夫士則私家無廟且具牲非庶人之事也
不舉爵而曰富何也古之仕者舍田祿君賜無由得
富若舉大夫士則似中士下士皆然曰富則知必命
士以上矣知必始爲大夫士者如時祭皆然則歲得
祭上祖與天子諸侯無異且族大而有爵命者多會
時祭宗子且不日暇給矣疏謂事小宗子亦然非也
大夫士祖禰之廟皆立于宗子之家其祭本宗子主
之無所爲私祭也繼高曾之宗子苟爲庶人則自祭
祖禰于寢不得上及高曾也支子之爲士大夫者有

大勳勞而請于君乃得干祿及其高祖則四時之祭
不得干明矣且有君命偶于祿及之則合祭于已所
立祖禰之廟大夫三廟亦立于繼而非于繼高祖之
宗子家明矣又安有所謂宗敬乎大宗之遠祖曾祖
適子之家得祭而高祖不得祭何也大宗之祖別子
也非君之兄弟則有勳勞于國者故其廟得不毀然
亦惟子孫之冠者婚者告焉女子之將嫁者教焉始
爲大夫士者得用牲而特祭焉其餘四時常祭不敢
干也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稬膳臠臠醢牛炙醢牛醢

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鷄
姚氏際恆曰飯一段孔氏執周禮膳夫六穀食醬六
食有麥苽是天子禮以此黍稷稻粱爲諸侯禮不知
周禮乃襲後牛宜稌之文不足據詳後膳一段與儀禮
公食大夫陳設次第略同惟膳牛炙間多一醢字故
鄭氏以爲衍按此以內則名篇本訓門內法則首詳
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節次詳飲食之制所以養親者
雖其中不無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之不同然記者亦
但舉此爲訓使凡子婦之養親者雖不必備具或于
其中取法焉要亦聖王之所不禁也若篇名公食大

夫其義自別不可執以證此內則儀禮孰爲前後固不可考大抵後人雖用前人之文然其立義則各有在後人第依其義以釋其文可矣何必改此以從彼乎自此下言飲食之制鄭孔執滯用周禮妄釋者尤多逐段詳辨于下

朱氏軾曰牛炙上醢字衍下四醢字俱蒙上有牛炙又有牛炙醢牛臠羊臠豕炙皆然

陸氏奎勳曰按諸侯四飯黍稷稻粱天子六飯乃兼麥苽白黍黃粱色雖不同猶黃黍白粱也未可于四飯之外漫稱六者稻稷字皆從禾記者之意乃單承

稷稻而別言其歛穫之異

姜氏兆錫曰此言諸飯之品也上黍謂黃黍上粱謂白粱凡此六者熟穫曰稭生穫曰穞其別有二也一云下稱白黍黃粱者謂黍則用白黍粱則用黃粱也鄭註曰黍稷稻粱四者諸侯之禮天子又有麥與苽也愚按此以下鄭註所稱王侯卿大夫之禮皆據禮文而言但此乃后王降德于眾兆民之禮註殆未可盡泥考周禮膳夫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二十饗而庖人內饗及酒正酒人漿人之屬又各分其職則今約

舉其文而陳之如此殆亦前文必問所欲及唯所欲之意與次言諸膳之品也膳美食也王逸注熟食曰饗具食曰膳也腳牛臠羶羊臠臠豕臠王逸注有菜曰羹無菜曰臠也肉爲醬曰醢芥爲醬曰芥醬牛炙炙牛肉牛臠牛膾皆切牛肉切之曰臠細切曰膾雉兔鶉鷄不言炙臠膾者蓋兼骨肉治之與 鄭註曰按公食大夫禮首一醢字爲衍牛炙以上爲第一行之四豆牛膾以上爲第二行之四豆豕炙以上爲第三行之四豆魚膾以上爲第四行之四豆鶉鷄以上爲第五行之四豆其前十六豆爲下大夫之禮通後

其二十豆乃上大夫之禮也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醴為醴黍

醴漿水醴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醴重直龍反糟子曹反醴自反醴於紀反

徐于力反濫力暫反糗起九反餌音二下同醴依注為糗又作餼之然反又之善反

陳氏澔曰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糗此醴字當讀為糗記者誤耳

姚氏際恆曰鄭孔執周禮酒正漿人以解此文不知

皆周禮襲此也酒正漿人二職以四飲屬酒正以六

飲屬漿人四飲一曰清卽此重醴清糟之清也不言

糟者意以玉禮不去糟后夫人各有清糟見酒正漿人二職文

取其與此別也二曰醫卽此醴也以音近亦取別也
 三曰漿卽此黍醕也六飲一曰水卽此水也二曰漿
 卽此漿也三曰醴卽此重醴也四曰涼卽此濫也以
 音近亦取別也五曰醫卽醴也說見上但四飲卽六
 飲中之四彼意欲分爲酒漿二職故變此文之六以
 爲十但不知漿人何以取六飲中之一爲名而酒正
 中何以又有漿其中錯互重複無聊填湊之狀顯然
 可見然則執周禮以解禮記者不亦可以已乎 又
 曰酒分清白二種清言其質白言其色也周禮酒正
 襲此變爲三酒以清爲清酒別立事酒昔酒二名杜

撰迂僻鄭氏因以事昔二酒釋此白字不獨二不可
合一且白何以爲事昔事昔何以爲白可笑殊甚糗
餌粉醢周禮籩人糗此爲糗餌粉糗易醢爲糗亦取
音近而移醢字于醢人羞豆曰醢食糝食鄭乃以此
文爲脫糗字而于醢字則以醢人醢食糝食爲證謂
當爲飾又轉合于內則饅醢及狼臠膏以與稻米爲
醢之醢据鄭之見于周禮之合者合之其不合者便
爲脫爲誤則一周禮足矣餘不可盡廢乎予謂禮因
註疏而亡不誣也陸農師曰糗餌籩人所謂糗餌粉
糗醢人所謂醢食言糗餌則糗可知言粉醢則糝可

知此又執周禮以調和禮記其于鄭亦魯衛之間也然猶賴此等說禮記得以不廢則較鄭爲優耳

陸氏奎勳曰粉酏卽周禮釀人之酏不必改養

姜氏兆錫曰此言諸飲之品也重疊也酏粥也此下言諸酒之品也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有事始造爲事酒造之稍久爲昔酒又久而清爲清酒事酒昔酒俱白故總以白名之也不言五齊蓋以供祭與此下分三節多闕文疑義皆言諸羞之品也粉下孔疏謂脫一養字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養是也鄭註合蒸曰餌餅之曰養糗餌者熬米麥爲

糗擣之爲屑然後溲蒸以爲餌也粉糗者炊稻米擣
黏爲餅而熬荳爲粉以糝其上也醪鄭註讀爲飾今
玩周禮羞豆之實醪食糝食醪亦讀爲饗卽後文小
切狼臠膏與稻米爲醪是也不言糝食鄭註謂此記
有脫也後文取牛羊豕肉與稻米合爲餌而煎之爲
糝蓋錯舉之文與陳註不審此乃以羞專指羞籩之
實而讀醪爲養非也以稻黍粱三者造饔爲醴而以
其已泐而爲清與未泐而爲糟者各配重設是爲重
醴而醴之外又或釀粥爲醴其名曰醫用黍爲粥曰
醪米爲馘漿曰漿汲水曰水梅爲漿曰醴雜糗飯之

屬和水曰濫也詳見周禮酒正漿人

任氏啟運曰周禮酒正辨五齊三酒四飲其飲之名
一清二醫三漿四醕漿人掌供六飲一水二漿三醕
四涼五醫六醕水漿醕醕四者與此正同其醫卽醕
也孔云涼卽濫也王明齋云涼冰也以非常用故不
言濫之味雜非禮之正故彼不言耳酒正不言水涼
不待辨也止言清不用糟也 又曰賓禮王致酒后
致飲孔曰酒爲陽飲爲陰豈釀酒以飯釀漿以粥故
以剛柔辨陰陽與

齊氏召南曰陳澍曰醕字當讀作養許慎云養稻餅

也炊米擣之按鄭疑粉下脫養字而醢字爲餈字之訛陳氏則直云醢字是養字之訛也

食蝸醢而苾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日人君燕食所用也此執周禮食醫六食故以上飯一段黍稷稻粱爲諸侯此有苾麥當爲天子然前後又多與周禮不合則似諸侯故于此處但曰人君以爲爲天子可于後言諸侯者曰一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以爲爲諸侯可其含糊兩端如此

新刊詩集卷之二十一
姜氏兆錫曰食蝸醢以下鄭註另爲一條而以人君
燕食所用且以蝸醢而苽食雉羹二者爲相配今按
三者不倫旣無相配之理而視下數者獨異又非義
例且諸飯諸膳而下又特標一食字尤兩無所著雖
強訓以燕食理未安也竊考周禮羞用百有二十品
禮盛品煩亦引入本章之文則此食字連上醢字正
醢人所掌羞豆之醢食而蝸醢亦其所掌義尤相足
苽食雉羹以下則皆所謂庶羞而各以其類相配者
也舊文非小誤今宜正之雕胡謂之苽今菱苗米也
脯羹析脯爲羹也析稌細析稻米爲飯也和糝不糝

陳註承上雉羹之屬而言此五羹者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也今按後文鶉羹雞羹鴛羹之蓼陳註明云此三者切蓼以雜和之不得前後文自相背至此蓋此和糝卽後文爲糝之糝惟取諸肉雜和米屑爲糝故不用蓼正以見專物用蓼之意而陳註則章句與義理皆失也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服脩蜆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臠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姚氏際恆曰卵醬鄭氏謂卵讀爲鯢鯢魚子蓋以鳥

卵不可爲醬魚子乃濕生非卵生故耳其實未必然也後儒竟釋卵醬爲魚子醬不考鄭改字之由益陋矣按卵醬疑卵鹽爲之故名與古人食物多與今人殊五味皆兼如苦乃茶也蓼味亦非止辛周頌予又集于蓼此辛苦之菜故以爲多難之喻下云夏多苦觀此則今人罕食苦止食四味耳鄭氏曰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孔氏曰似皆人君燕所食也者按周禮掌客云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其文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云其饌

則亂者按上陳庶羞有酈臠臠有牛炙牛載始云羊
炙豕炙而依牲大小先後而陳此則先云雉羹後云
脯羹又先云雞羹後云犬羹不依牲之次第又飯食
在盥醢羹之屬在豆是上下雜亂故云其饌則亂也
按此爲人子養親之禮鄭孔不知以天子諸侯比擬
固已不殊說夢且于其爲周禮所襲用者皆得以牽
合伸其論說其爲周禮所遺又與儀禮不合者便不
能通之辭窮若此則何爲矣

朱氏軾曰各句俱重下截謂配食烹調之宜也濡注
謂烹之以汁和蓋烹豚熟卽以所烹出之汁和而食

也

陸氏奎勳曰蝸固螺字之訛蚘亦蛤粉之屬非蚘蟬子

姜氏兆錫曰濡讀爲膈膈烹煮之也苦苦菜蓼辛菜也包苦于外實蓼于中以殺其氣也卵醬以魚子爲醬也四者各制以其品而皆實蓼以烹煮之明與不蓼者異也服修見前蚘醢以蚘蟬子爲醢也麋鹿之大者膚切肉腥生肉也諸謂菹也桃梅皆爲菹而稍乾以藏之周禮謂之乾臠卵鹽鹽形似鳥卵也食服修以下各以醢若醢醬配食桃諸梅諸以卵鹽和也

任氏啟運曰鄭以蝸醢至此二十六物質之誥侯相食公食大夫禮皆不類疑爲人君燕食愚謂此但記調和配食之宜卽大夫士未必不可如此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醢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菰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依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醢四時各減其時味此與經文及鄭註多其時味以養氣不同者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

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按世無兩是之理食以養人
爲主皆取其補虛助氣何分壯老且飲食之道順之
則益違之則損若謂壯者宜殺盛氣不必養氣則壯
者幾何不逆其衛生之宜而致病且死哉假如依其
說春時老少共食一處其于酸味老者不但不食而
且多之壯者不但不多而且不食有是事理乎以理
揆之記云多食註云多其時味以養氣者是也經方
之言非也孔又曰此云牛宜稌犬宜粱而上云折稌
用犬羹者此据尊者正食上据人君燕食以滋味爲
美故也按記文前後之說不同此疑從兩處之文採

入正不必爲之曲解然觀一篇之中而異同若是則

執他經以求盡同者亦可以已矣周禮食醫襲此文

易視爲眠

牛宜稌六句大抵謂穀食肉食相宜之法自周禮襲之注疏使以爲天子之食而以

黍稷稻粱爲諸侯之食非也

姜氏兆錫曰齊調劑也上三節言諸羞之品而調劑

之法具其中矣此下四節又總申其法也視春以下

鄭氏謂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也 酸苦辛

鹹木火金水所屬故多之以養氣也與經方春不食

酸夏不食苦之類異者彼爲少壯以殺盛氣此以助

養老也皆調以滑甘者象土寄王之意黃氏曰味多

則恐其不通滑以養其竅又恐其不和甘以養其脾也 上言折稌犬羹兔羹此言牛宜稌犬宜梁上言麥食脯羹此言雁宜麥未詳陳註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羹此據正食而言也

任氏啟運曰按三節皆周禮食醫所掌下有君子之食恆放焉句則固不特君禮爲然矣

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牀鱠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膾

姚氏際恆曰凡肉乾者皆名臠魚乾者皆名鱠鄭氏謂臠爲乾雉孔氏曰土相見禮云冬執雉夏執臠故

知牖爲乾雉按士相見禮牖字蒙上雉而言自應屬
雉他處之牖豈猶屬雉耶如此釋經亦爲不善變矣
羽者凡羽族皆是亦不獨雁鄭獨以爲雁者又豈以
雉爲士所執雁爲大夫所執耶皆可笑也膏之薺臊
腥羶俱未詳鄭氏謂牛膏薺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
按後云羊冷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躁臊以臊屬犬羶
屬羊似合然後以豕爲腥非雞也以牛爲羶非薺也
又不合則以爲牛犬雞羊者似未確然也鄭氏曰八
物四時肥美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孔
氏曰八物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按禽獸

之內皆足養人故人食之何爲大盛何爲有食之弗
勝者苟食之弗勝不如弗食矣且膾鱸乃乾物又何
爲得時氣肥美而大盛乎尤不可通孔疏鄭休廢之
膏以牛犬雞羊本五行傳土金木火謂春宜羔豚膾
膏薺者春爲木王牛中央土木剋土木盛則土休廢
故用休廢之牛膏下倣此按以薺臊腥膾屬牛犬雞
羊尙未確然見上若以牛犬雞羊屬土金木火尤不
合也思言貌視何以應牛犬雞羊傳語固自無稽今
鄭孔之說其謬有三傳以豕應聽屬木此則春宜豚
又食水畜以生木何也一謬也且祇四物于五行闕

水何可配屬如其說亦當補一條云豕北方水上尅
水土盛則水休廢宜用休廢之豕膏而且四時皆宜
用之何以不言也二謬也又其說當云春木盛木尅
土土衰故食土畜之膏以助之今云木盛用休廢土
畜之膏正相反下倣此三謬也方性夫曰春木用事
之時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薺之土氣助養脾也此
反鄭說而正之與愚所駁第三謬正同然其說當乎
亦非也于五行則闕水于五臟則闕腎腎獨不當養
乎其謬與鄭等耳周禮庖人襲此文易宜爲行鮮字

作魚字

朱氏軾曰春食羔豚以牛膏煎之故云膳膏薺膳膏也必得調劑節宜之宜而後可謂之善也

姜氏兆錫曰本條見周禮食醫職牛膏薺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如春宜羔豚則煎牛膏也餘放此疏曰牛土犬金雞木羊火以四時氣盛各以休廢者節之也方氏曰春之土夏之金秋之木冬之火各有不勝故以此養之也膳乾雉鱠乾魚麋鹿子鮮生魚羽舊謂雁也

齊氏召南曰膳膏腥孔疏曰謂雞膏也雞屬東方木按此文不可解豈以雞司晨而屬木乎始于五行傳

而諸儒用之然穿鑿矣

任氏啟運曰脍鄭云雉腊陳云鳥腊許慎云馬腊愚
謂凡肉乾者通謂之脍腥鄭云雞膏得之杜云豕膏
許云犬膏非此一節周禮庖人所掌

牛修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鹿田豕麇皆有軒雉兔
皆有芼爵鷓鴣范芝柿菱棋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
梨薑桂麇九倫反本又作麋又作麇下同軒依法作憲
蚘音條桶音而本又作橘菱音菱棋音矩榛側
巾反柿音俟
楂側皆反

彭氏汝礪曰麇麇也

鄭氏樵曰爾雅注柿茅栗郭云江東呼柿栗

王應麟曰張彥遠云鄭康成未辨椹梨按注椹梨之不臧者謂之未辨可乎

吳氏澄曰所記蓋三十二物牛脩至范十五物飛走之味芝至梨十五物草木之味其未薑桂二物則調和者也

姚氏際恆曰按脩脯軒皆醃漬物之名大概長者爲脩大而重者爲脯薄而輕者爲軒鄭氏謂軒讀爲憲憲藿葉切也孔氏謂麋鹿田豕麇非但爲脯又可生食大切爲軒其說皆非蓋由于誤解下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之文也下文謂凡肉腥之物細切者可

以爲膾大切者可以爲軒今鄭孔認爲切之細者名爲膾切之大者名爲軒故誤以軒爲切爲大切耳下文又曰野豕爲軒與此田豕皆有軒正同其野豕爲軒承上麋鹿魚爲菹之文鄭于此不能通其說又曰軒菹類按醃漬菜名菹後因以醃漬肉之濕者爲菹軒乃醃漬之乾者則軒正是菹類其解爲是然則前謂之爲切爲大切者誤可知矣不然一軒字豈有兩義乎又按少儀曰牛與羊魚之腥彘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而彘而不切謂大切也切謂細切也則彘乃是大切而軒之非大切明矣此言禽獸昆

蟲諸果草木之類凡三十一物皆詔子婦事親以奉
飲食者所宜知也第天子可備用庶人不可備用耳
故不有大夫燕食一節略以明大夫士庶之羞焉鄭
氏執周禮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謂此爲人君燕食
所加庶羞疏謂人君爲諸侯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
者不能次錄以已之誤反咎記者不亦冤乎

陸氏奎勳曰木上生芝若樹雞之類非小栗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三節又言諸羞之品也析肉乾之
曰脯加薑桂曰服脩薑葉切曰憲菜和芎藭鹿以下
皆有軒獨不及牛者疏謂四物非但爲脯其腥肉皆

以蘘葉起之而不細切故皆有軒若牛爲脩其腥食
唯可細切爲膾不可大切爲軒也蝸蟬范蜂也芝栭
如今木耳之類庾蔚謂無花葉而生者曰芝栭是也
蒨芟也根形如珊瑚甜美一名石李鄭注曰自蝸醢
至耶鹽二十六物自牛脩至薑桂三十二物皆人君
燕食所加庶羞蓋周禮天子羞用百二十品記者不
能次錄而節舉之也疏曰牛脩以下註稱三十一物
賀氏數芝栭爲二物非也

任氏啟運曰芝地耳栭木耳皆菌屬 又曰鄭以牛
修至此三十二物爲人君燕食所用之加豆愚謂畧

舉常食所用耳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二